

海寧文史資料



第 期

1979 { 42-44-48

政协海宁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目 录

也谈宜园茶馆蒋启霆 (1)

旧时硖石的典当邬克俊 (4)

海宁典当业话旧沈松年 (6)

(一九九一年四月)

也谈宜园茶馆

蒋启筵

日前，海宁市政协寄来几份《海宁文史资料》，当我读了邬克俊先生写的《解放前硖石的茶馆与书场》一文后，不禁勾起我无限的乡思与回忆。其实，我对硖石的茶馆、书场，向不熟悉。我虽耽酒成癖嗜茶若命，但平时极少到茶馆去品茗，书场听书，酒楼沽醉。我大半生的岁月，除了少年负笈从师，壮年兼笔佣文之外，大半时光，都埋头故纸堆中讨生活。惟独对邬先生文中所提到的：仓基街口、西寺桥堍的宜园茶馆，却留有我童年的许多履痕。当时我到宜园去啜茗，倒并不是去为了品尝什么“龙井茶”、“腾湖水”，只因当时宜园茶馆的“老茶客”们，正如邬文中所说的：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乡邦耆老，咸硕彦名流。我到宜园去饮茶，一是：想去亲聆一番乡前辈们评诗论文，评画品棋，以及他们在茶余酒后所谈论的遗文轶事，接触多了，往往使我能从中吸取许多文学知识和家乡的掌故资料。当时我这个童稚无知的“初生牛犊”，对此却别饶浓厚兴趣。二是，我对当时天天吃腻了的“咸菜酱瓜饭泡粥”，实在感到有些厌而乏味，总想找机会能换换口味。而我的祖父，正是宜园茶馆的“老茶客”，他每次带我到宜园去，总会给我吃些可口的早点心，不是吃“杨园”姚阿三的“蒸馄饨”、“水饺子”、“蟹粉烧卖”，便是“锦霞馆”的“羊肉面”，或是“天益兴”茶食店的“金镶白玉嵌”（蛋糕嵌蜜长糖糕）……任我朵颐大嚼，厌我老饕食欲，这又是我爱到宜园啜茗的兴趣所在。“莼羹鲈鱼”，未必胜过我家乡的这些特色名点，如今回味起来，

仍不免有“馋涎欲滴”的情味。

“五十余年寻旧梦”，至今我还分明记得：宜园茶馆，南向邻水，面对西山，老屋两楹，窗明几净，颇饶水乡风貌，景色宜人。（宜园的后进，靠近西寺街一边，还有一大间茶室，那是专供集市农民吃茶憩息之所。）店主似乎姓高，叫高志荣。室内设有十几张茶桌和二三十只藤椅；除了供应香茗之外，还设有围棋和棋局，任凭茶客随意取用。它的“老茶客”们，几乎每人都有固定的座位，虽没有按座编号，但这些风雨无阻、天天光临的“老茶客”们，都很自然地“各就各座”，从不“越雷池一步”。这些“老茶客”们，大都是名望较高耆老，据我回忆：他们之中，有：开智学校的创办人吴鍊臣（昌年），张仲福（树森）、以及何樵僧、柏子夫、柏源浚、顾乃庵（言行）等。有：衍芬草堂藏书楼主人蒋藻新（鉴周），即我的祖父。紫来阁藏书楼主人徐蓉初（光济），即诗人徐志摩的伯父，以及积古山庄古玩店的钱镜塘等。书法家张访苑（兆镛），是张宗祥的从侄。画家张洪九（福康）。围棋爱好者，有：清代围棋国手陈子仙（毓敏）的后裔陈孟阳，及范又新（盘铭）、徐重庆，即徐光济的次子等。工商界有：徐申如（光溥），即徐志摩的父亲，以及许文伯（许泰隆碗店）、王辰初（王茂昌袜厂）等。有：世代业医的郭颂音、郭竟志叔侄（妇、内科）虞荣侯（外科）等。还有硖石电报局局长徐志云和法律界的吴锦森等。……还有长期在外工作，每逢回硖探亲，也常作宜园座上客的，他们是：北京大学教授单不厂（丕）。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冷僧（宗祥）。交通银行襄理张麟书（宗成），是宗祥的胞弟。版本目录学家费景韩（寅）是张宗祥的姑丈。训诂学家《辞通》的编著者朱丹九（起凤），以及韩立凡等。这些乡先辈们，都是学有专长，博学多闻，若碗谈心

上下古今，谈笑风生。我曾闻韩立凡先生谈起：某年，朱东湖赴杭州旅游。韩陪他到“楼外楼”进餐，酒过三巡，朱先生诗兴勃发，即景生情，当场出了一副上联，要韩为他对一下联。联云：“东湖游西湖，权作西湖东道主”。此联寥寥十二字，连用了两个“乐”字，两个“西”字，三个“湖”字，且切合当时情景，机抒顺乎自然，措词工巧绝伦。韩终席未能对出下联。那天，韩就把此联向大家征对下联，耆老们摇头摆脑，搜索枯肠，终究也都交了“白卷”。又一次，某前辈以西出之麓的“白水泉”三字作上联，征对下联。因泉字本身由“白、水”两字组成的，又属硖石的名迹之一。看来虽这三字，可要给他找一个恰当的“配偶”，却又谈何容易！以上两联，恐怕至今仍是“独处无偶”的绝句吧？今天回想起前辈们的流风遗韵，常使我往事如梦，心向往之。

宜园的茶市：早市约5点至8点左右；晚市约2点至5点左右。围棋活动，一般安排在下午，偶若两人对局。一局未终，时已将暮，把全局棋子抹掉，若次日继续对局，再把昨天未了之残局，从第一子到最后一子，重新默布成局，次第井然，丝毫不爽，足见其棋艺之精湛。

谈到宜园轶闻，我又联想起一件极为风趣的往事：有一年，徐志摩先生邀同胡适博士来硖石游览，并陪他到宜园饮茶。当胡适到了这家古雅的茶馆，目击这许多当地的耆旧遗老，他悄悄地对徐志摩说：“我想送宜园茶馆一副对联：三间东倒西歪屋，几个稀奇古怪人”。说着，两人环顾一周，同声放怀大笑，惹得旁人感到莫名其妙，瞠目相视。这副诙谐名联，却为宜园茶馆又平添了一段笑林韵史。

旧时硖石的典当

邬克俊

在旧时硖石镇上，凡是经商买卖的，统称“三百六十行”，唯有一项，不列入三百六十行行业之内，就是典当，硖石人简称为“当”。开当的人，或为地方上的富家，有势力可仗的人，或为权贵和当官的衣锦还乡的人，身份非同一般商人。

民国以来，硖石镇上的有四家典当：

恒康：开在大街上（今粮食局地方）；

晋丰：开在小街（今文化馆宿舍地方）；

永康：开在西南河（今伊桥粮站地方）；

辛和：开在新桥堍（今小菜场南）。

这四家典当，收当的是：珠翠宝石、金银首饰、古玩玉器、绸布服装，土纱土布……等物。凡是去投当的人，那掌柜的看了以后估价，回答投当者“几元几角”，没有讨价还价、争多论少的余地。如果愿意当的，那掌柜的就高声喊，姓氏、几元几角、入当年月日，这些话和当票上写的字，都是使人听得懂看得懂，至于物品件数，当时东西的名称，说的是徽州方言和暗语，写的也是一种怪异的草体字，叫人看不懂。掌柜的把钱和当票交给投当者。投当的人有钱时可以去当里赎回自己所当的物品，但是要按当票的金额，每元每月加一分八厘的利息和二分“存箱钱”。当时期限规定为一年六个月，如到期不赎回，当的东西就被没掉。万一当的人没钱，又舍不得没掉。可拿当票到当里加应加的利息，换张当票，作为重新当过。这种当票叫“转票”。当里估价极低，如一件衣服，当时价值五元，当里只能当二元五角，叫“当一半”。

当时硃石镇上还有两家专收粮食的当：一家是晋丰，开在横头（今废品仓库地方）；另一家是丰和开在横港桥南（今石路粮站地方）。这两家当专门收当的是：米、稻谷、大小麦、豆……等粮食。当期限为六个月。收当进去的粮食如发生霉变虫蛀，当里概不负责。

当里人员，外界称他们为“朝奉”，称学徒为“小郎”，他们从不与外界接触。即使偶然走出当门，在仪表上既不象商店老板、又不象商店里的职员，仿佛“高人一等”。一副绅士气派。

当时典当在社会上起的作用，亦不过一般贫苦人家借贷无门、或有急事需要用钱时，解救燃眉之急而已，实际上也是一种沉重的高利贷剥削。

1937年秋，抗日战争爆发，硃石多次遭到日军飞机空袭，这些典当也就全部关闭停业，沦陷期间虽然也曾开设过典当，但不久也就停业了。

海宁典当业话旧

沈松年

典当俗称当铺、押店，是专收衣服、首饰、丝、米、布等动产作抵押，进行放款、高利贷剥削的机构，在旧社会几乎到处都有。

典当中规模较小，取利重的称押当，押得物品再转押于典当的称代当。典押的东西成交后，当铺出具的字条凭证称当票，开典当是稳得厚利的行业，一般月息一至三分，再加火险、栈租，最高的达十六分之多，过期五天再加一个月利息，有些搬运工人、拉黄包车的，家无隔夜粮，早晨把衣被入当，质钱买粮，赚钱后再赎回，一天也要一个月的利息。

更大的剥削是处理“死当”，对过期不赎的抵押品，当铺就将它变卖，抵押品除金银外，作价极低，因此有些银匠店和衣庄常向当铺请客送礼，以便从当铺中进点有利可图的“死当”，而当铺则依然有利可得，有的大财主既开当铺，又开金店、衣庄，这样就可使当铺的处理品不致落入他人之手，获利更大。

硖石早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前，就有一家“严家当”，开设在方便弄内惜字庵（米业小学原址）左首，太平天国时关闭，还有一家“曹家当”，原在下东街当弄内，也很早关闭。

从民初到抗战前夕，硖石有四家典当：1、恒康当，南潯刘承幹开设，沦陷时日伪县长谭裕卿接办过几个月。2、晋丰当，也是南潯一个富户所开。3、永康当，本地富户何景清开。4、丰和当，海盐朱培庆开，徐梦余当老大，资金银元六万元。盐官有元恒当、兆丰当，袁花有同顺当，咸丰当，郭店有协和当和一家老当，诸桥有一家瑞当。

此外长安也有两家，斜街有一家。

当房大多占地甚广，为了防火防盗，都以土石作基础，四周围有高墙，以铁皮铁顶包大门，墙上写有黑色的大“当”字，一般门额上挂有“裕国便民”、“惠民所难”的牌子，大门口有一天井，二门内有曲尺型柜台，高的二米，店堂中的地板很高，掌柜的叫头柜、二柜、三柜、四柜，名朝奉，一律居高临下，用俯角看顾客，拿东西来典当的人，都要踮脚仰首，以双手将当物托起，捧上柜台。

当铺收的抵押品名目繁多：高档的是金银珠宝，中档的是衣衫被褥，这些都易于出售。也有几种东西是规定不当的，如木器家具不当，军装不当，古玩字画不当，神袍戏衣不当，因为当铺对象广泛，抵押品种类又多，每天收进押品、贷出现金、收回本息、退还押品、收藏保存押品、清理帐目等，就需要有相当能力的业务班子，无论独资或合资经营，除老板外，都聘用各司其职的专业人员。有的分掌柜、二掌柜（正副经理）、坐柜（主持门市业务），外帐（门市帐会计），内帐（总帐会计），站柜（收货），分头、二、三、四柜，管号房（库房保管员），专管首饰的（贵重物品保管员），以及学徒（管一应杂活）等。一般有十余人。

当铺对抵押品的保管极其认真，对当铺内部的管理也极其严格。平时一律不准随便外出，有事外出要先请假，还不准在外吃晚饭，不准当内住家属。首饰房除掌柜、坐柜外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当内人员出入所带东西必须亮相，学徒见保进铺。因为当内待遇优厚，同时担心被解雇，所以一般人员都能遵守规定。

旧时典当业的柜台人员都要学习、熟练掌握写、听、说的特殊技能。

技能之一，会写会认“当票字”，一种以草字偏旁为基础造出来的异体字，是典当业专用时。当铺备有“当字铺”，学徒必须学好它。因当铺为了尽量压低抵押品的价值，又要使写在当票上的字不被当户看懂，就得玩弄花样，例如将抵押品一律写成“破旧”，明之是完好的衣服，也写上“虫蛀鼠咬”，狐皮袍子也写成“烂板皮袄”，足赤金戒写成“淡金戒”，这样万一发生麻烦，也可说“以当票为凭”。

技能之二，会听会说“切口”（暗语），为了压低当价，当铺柜内用的是内部交流语言，例如将一说成“道了”，二是“眼镜”，二为“炉腿”，四称“叉子”，五叫“一握”，六名“羊角”，七为“镊子”，八叫“扒勺”，九号“钩子”，十口“双拳”，当主客谈不成时，掌柜过来“打圆场”，站柜告诉已开多少价格，掌柜关照可加多少钱，就用暗语。

特技之三，会使用暗记，如果当户因价低不愿当，想改到别的当铺去当，仍然吃亏，因典当里的人把衣物包好交还给你时，已动好手脚，如把一只衣袖反叠，袖口朝下，金饰用试金石磨一下，手表把表盖松一点等，别家当铺，一见就心里有数，使你只好低价当出，因同行之间彼此通气，决不会哄抬当价。